



苦咖啡系列

KuKaFei Xili

田慧 / 主编

- 隔世的诺言
- 母性的诱惑
- 在一艘注定失事的船上站立
- 有个孩子叫爱玛
- 在雪花飘飘的时候，回家
- 对孩子的笑脸说声称臣
- 好想做母亲



馈赠

Kuizeng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苦咖啡系列

馈赠



田鹰 /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馈赠/田鹰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1

(苦咖啡/田鹰主编)

ISBN 7 - 80173 - 040 - 2

I. 馈… II. 田…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609 号

苦咖啡——馈赠

主 编 田 鹰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责任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封面设计 少 羽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36 开
7 印张 1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73-040-2/Z·018
定 价 1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 icpc@95777.com

目 录

隔世的诺言	田 鹰(1)
有什么珍贵的礼物可以和生命相比	田 鹰(6)
好想做母亲	郑 敏(11)
母性的诱惑	嘉 男(16)
生命没有给母亲机会	嘉 男(20)
在一艘注定失事的船只上挺立	筱 敏(27)
我的目光会迅速抵达他那里	筱 敏(31)
在不属于女性的天空下,独立成株 ——血脉的回想	筱 敏(36)
淡去的故事	筱 敏(50)
有个孩子叫爱玛	艾晓明(58)
让我们诉说和倾听	艾晓明(65)
在雪花飘飘的时候,回家	冯 媛(71)
对孩子的笑脸俯首称臣	张 祺(74)

- 年轻时,我们不懂亲情 周志飞(78)
- 他会永远在那里..... 周志飞(84)
- 两个婆婆的竞争..... 周志飞(90)
- 刺猬回家过年..... 周志飞(95)
- 与子女间,有时该泾渭分明 张曦明(99)
- 七亲八戚怎么相处..... 卢 敏(101)
- 戒指的命运..... 卢 敏(105)
- 想念那双宽厚的大手..... 左心平(108)
- 残烛照得我心痛..... 左心平(115)
- 夜路上弥散的柔情..... 左心平(124)
- 心中起了沉沉的伤悲..... 吴苾雯(129)
- 孩子纯净的眸子里,是我们的委琐
..... 吴苾雯(137)
- 用“心”为后面的人推门..... 张晓惠(143)
- 挥开倾诉的欲望..... 艾 英(146)
- 背景音乐,是我心灵的回响 艾 英(151)
- 你可有结拜姐妹..... 艾 英(154)
- 奔向灼人的太阳..... 艾 英(159)
- 为你守口如瓶..... 筱 笠(163)
- 母亲墙,永远别绝望 王 莲(167)
- 当年的月光依然明亮..... 王 莲(170)

- 让陌生的美好掠过你的生命····· 王 莲(172)
- 永远不会放弃的珍藏····· 寇延丁(177)
- 把生命交给母亲····· 寇延丁(180)
- 在割裂和融合中落泪····· 段涤扬(183)
- 他离去的那天,我永远记得····· 章慧敏(189)
- 轻轻地思念····· 章慧敏(193)
-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 章慧敏(196)
- 婆媳也可以一条心····· 雷静波(200)
- 带孩子逝去的残忍····· 雷静波(203)
- 与保姆做朋友····· 雷静波(206)
- 太阳的光辉是七彩的····· 天 原(209)
- 穿越永恒之门····· 黄慧娟(213)
- 水往低处流····· 黄慧娟(217)
- 帮我急呼:请速回家····· 黄慧娟(221)
- 黄脸婆——一个充满甘苦的名字····· 黄慧娟(225)
- 提高警惕,保卫家庭····· 黄慧娟(229)
- 买一个坟墓我力所能及····· 黄慧娟(232)

当故世的亲人化作烟云远去的时候,那些构成他们灵与肉的分子其实仍然时时与我们同在。就像是我们心中的一棵树,窗边的一缕阳光,空气中的一粒尘埃,亡者对我们的关注无形无声、无时无处。

隔世的诺言

田 鹰

作为妈妈最小的孩子和女儿,我曾经和妈妈无话不谈。但在妈妈去世前卧床不起的两年中,我却痛苦地发现,我们忽然变得无话可说!

在我一次次接到病危通知惊恐不安地奔回济南的时候,面对一次又一次挺过来的妈妈,我再也不能把她当成夏日里永远荫凉的大树,向她诉说哪怕一点点心事,因为那会让妈妈操心。我也无法像别人那样安慰妈妈,说你会好的,春节,你就可以回家过年。因为我知道,那是善意的谎言。

妈妈在病床上缓慢又迅速地衰弱下去，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为家人做什么了，也变得沉默寡言。就这样，在我看望妈妈的那些来去匆匆的日子里，常常，我们只是默默地相对。直到今天，我都在愧疚自己当初竟如此地疏于表达。

1998年2月4日傍晚，当我又一次接到病危通知赶回济南时，一进病房，妈妈的痛苦真正吓坏了我。深深昏迷了的妈妈在呼吸兴奋剂的作用下，大睁着眼睛，每一下呼吸都把嘴张得很大，而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在叹息声中，我看到妈妈的喉咙里一片溃破的血红——医生们插管子的时候何以这样狠心！

妈妈一生吃的苦真多，为了能够在盛夏时节及时埋葬外公，当时只有六岁的妈妈被卖到别人家做养女；她发愤用功，读一年跳一级，仅用三年时间就读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她16岁便参加红军，经历过多少枪林弹雨；当她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之后，因为不愿意出卖朋友，妈妈竟又被划成右派中的“极右”……

“妈妈，我来看你了！”我大声地叫着，多么想用她给予我的身体，代替她承受所有的苦难！可妈妈却没有任何反应，依然一声声沉重地叹息着。

哥哥无法面对这样的情景，走入病房便要失

声痛哭。我是从小受到保护最多的女儿，妈妈，我何曾面对过这样残酷的场面！医生说妈妈什么都不知道，她处在一片黑暗中。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在心底发誓，在她生命最后时光的每一个清冷长夜里，我绝不会让她独行。

小时候，我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当医生宣布束手无策时，是妈妈用坚定的母爱和细致的照料重新赋予我生命。而在她生命中最后那四个炼狱一般的黑夜里，我能为她做的，却只是用蘸水的棉棒，每三分钟，轻轻湿润一下她那因为非正常呼吸而严重干裂的嘴唇。每在她的嘴唇上点上一滴清水，自私的我都觉得是在还她、还她几十年来所给予我的海一样的恩情。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这如何能还得清。

晚上，一个护士无意中告诉我，人的听觉，会在最后时刻才丧失。护士离去后，我多么庆幸又可以单独面对妈妈，我们又有了说话的机会！我把她的右手轻轻地合拢在我的双手里：“妈妈，有一句话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今天我要当面告诉你——你是我生活中最最重要和最爱的人。”

当第二个黑夜降临时，我一下一下轻轻地抚摸着她那满是褶皱的手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可我帮不了你，但我是你最疼爱的小女儿，我

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看着她一会儿被注射呼吸兴奋剂，一会儿又因病情发作被注射安定，看着这种“抢救”拉锯一般地折磨着她，我忽然再也不想留她了。当第四个黑夜来临时，我再次握起她那曾经无数次照抚过我的右手，轻轻地贴在我的脸颊上，终于说出了几天来一直不敢说出的话：“妈妈，你辛苦了一辈子，太累了，就这样睡去吧。我会一直送你到那个门口，你放心大胆地走过去吧。等将来我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接我，让我们约定，下辈子，你我还做母女。”

妈妈一定全都听到了。当我最后紧紧握着她的手，看着心电图仪的曲线渐渐拉直，痛彻肺腑地感受着她的远去之时，妈妈大睁了四天的眼睛，安详地阖上了。

第二天，妈妈原单位的老友和晚辈们送来了一幅写在锦缎上的长长的挽幛，看到其中“铁马驰骋南北，笑对风雨坎坷”的字样，我忽然感到，即使在生命中最后那些昏迷着的时刻里，她也没有停止把她一生的刚强传递给我，她在用自己丧失生命的过程，教我勇敢地面对死亡，勇敢地送别自己的亲人。

写到这里，阳台上的铜管风铃轻轻地叮咚响

起来，忽然记起风铃能沟通阴阳两界的说法，我抬头出声地对天上说，妈妈，我不会食言。

我不知道,在那个充满斗争的岁月里,有多少身处逆境的人不堪忍受,抛弃了生命。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在那时,我的妈妈不仅自己坚强地活着,还无比珍惜地生下了我。

有什么珍贵的礼物 可以和生命相比

田 鹰

在一家堂皇富丽的表店里,我注意到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在挑选一种金色的女表。那表小巧精致,令人爱不释手。买表那女士大大的闪着柔和目光的眼睛让我想起了妈妈,我毫不犹豫地掏出刚领到的奖金,买下了那表,寄给曾多次给我生命的妈妈。

1957 年,妈妈成了“右派”。那时的妈妈,被开除出党并连降三级。“组织上”指给她的“光明

大道”只有一条：离开家人，到农场劳动改造。在抛给她的希望中有这样一个：只要在本系统所辖范围呆着，或许会有给你摘帽的一天。

我不知道，在那个充满斗争的岁月里，有多少身处如此逆境的人不堪忍受，抛弃了生命。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在那时，我的妈妈不仅自己坚强地活着，还无比珍惜地生下了我。

在30多年后的一天，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向我复述了妈妈当年写给她的、令她至今难以忘怀的一封信：“每当我走出给我屈辱和愤怒的斗争会场，都有一位老战士推着自行车等在那里，那是我风雨同舟的爱人；每当我坐着自行车后座回到家里，弱小无助的女儿就会向我伸出小手：她需要我……”

素来以工作为重的妈妈没有为了那个虚幻的“希望”，去企求什么，也没有留恋仍然不低的干部级别，她辞掉了公职，选择了爸爸，选择了我。

在多事之秋出生的我，似乎带着多事的基因

六岁的一天，我坐上了一辆车门没有关紧的汽车，当它飞驰起来的时候，车门猛然甩开，随着一股旋飞的气流，靠近车门的我在空中划出一条惊人的弧线，而后重重地落在了柏油路上。此时

我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昏迷。第三天，我从长长的黑暗中“游”进了一穹灿烂的星空。在暗蓝色的宇宙中，我的身体仿佛是一片在海洋中飘逸的水母，透明发光，轻盈自如得几乎没有一根羽毛重。此时，前方的一颗星星吸引了我，它闪闪烁烁，发射着湛蓝色的光芒，让人不由自主地向它飘去。我出声地对自己说：飞，我能飞，飞过去。

一直守护在身边的妈妈听到了我的喃喃呓语，母女的相通仿佛使她感到了死神的贴近，她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让我滚烫的脸紧紧贴在她的胸前：不要飞走，不要飞，妈妈在这里！

处在生死临界点上的我，确实是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回头了，我又有了生命。

13岁那年，我由腮腺炎并发为胰腺炎，还是“出血坏死型”，持续的高烧，加上惨烈的巨痛，让我陷入一阵又一阵的昏迷。医生告诉妈妈，这个病的发病率是万分之一，而成活率也只有万分之一。大面积坏死的胰腺组织，不能切除，只能靠自己的再生。更糟糕的是，身体中的病菌已对青、链霉素有了抵抗力，致使40℃高烧不退。我似乎没有选择。

打过游击、反过扫荡，又经历过从“上层建筑”摔到冰冷的地下的妈妈，表现得远比医生镇定。

她日日夜夜守在我床边，用冰块码遍了我的周身，把鸡汤一勺一勺地灌进我的嘴里……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许是妈妈感动了上帝：新的抗生素——庆大霉素出现了。

在妈妈的精心喂养下，生命的活力重又在我的体内慢慢积聚，按医生的话讲，等于是死去的大树又从根部冒出了新芽。

可是，就从那时开始，妈妈患上了冠心病。

这些，应该说只不过是生命中艰难经历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三年困难时期连吃饭都不能保证的时候，我得了肝炎；20岁出头已经成人了之后，又发现了拳头大小且不知良恶性的肿瘤……一次又一次的危难之中，都是妈妈一点一点地用她的生命之火重又点燃了我。

如今，我可以天天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上下班；还可以在健康城里充满活力地上一堂60分钟的健身课。我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面对生活。

上月探家的时候，见到那块价值不菲的金表暗然无光落满灰尘地躺在一个放杂物的盒子里，我心痛地赶忙把它拿出来擦亮，却忽然明白我再也不能报答母亲之恩了。妈妈的腿脚已经不利索了，她要那闪亮的金表何用？妈妈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生命，而我又能回报给妈妈什么？有什么珍

贵的礼物可以和生命相比?!

妈妈一如 10 年前、20 年前一样，又在厨房里喊我：“快来，我给你炖了鸡。”

我答应着，急忙把那块自以为是尽了一片孝心的金表捂在手心里，眼泪一串一串地滚落下来。

身为女人,我还缺好大一段故事,身上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母性的天然柔情是搁置的。

好想做母亲

郑 敏

从未有像现在这样想要个孩子。

从未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迫切地想要个孩子。

再过几个月自己就整 30 岁了,望着 30 岁的门槛,望着同龄的女孩子都理所当然地携着一个活泼漂亮四五岁的孩子,我才发现,身为女人,自己还缺好大一段故事,我说不出女人做母亲时那种独特的感受,身上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母性的天然柔情是搁置的。

六年前,刚结婚那阵,窘迫的经济状况和未安定的生活使我无暇顾及孩子。后来,各方面条件有了改善,想要个孩子时,我所在单位的一位领导